

• 综述 •

白虎清热生津辩

李祖佑, 刘世彪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第三附院,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要: 根据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释义》中白虎汤的方药组成和方解, 并结合有关白虎汤主治原文, 提出一些后世医家所概括的白虎汤主治四大证及其某些教科书和书籍所述, 清热生津是白虎汤功能, 实与张仲景原旨相违, 不利于临床应用和教学, 由此归纳出清热生津并非是白虎汤的功能, 其所治四大证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再根据白虎加人参汤的方药组成和方解, 总结出清热生津是白虎加人参汤的功能。

关键词: 白虎汤; 《伤寒论释义》; 清热生津; 白虎加人参汤

中图分类号: R2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903(2004)02-0062-02

《伤寒论释义》^[1] 中的白虎汤, 其主治是阳明经气分热盛, 即后世医家概括的四大证, 其功能在许多教科书和医籍所述的“清热生津”, 但若与白虎加人参汤仔细对照分析, 发现却与张仲景原旨相违。

白虎汤组成: 石膏 30g、知母 9g、炙甘草 9g、粳米 9g, 具有“清热生津”功能, 用于阳明气分热盛, 壮热面赤, 烦渴引饮, 汗出恶热, 脉洪大有力或滑数。

据方所论: 应为阳明邪从热化, 故不恶寒而反恶热, 热邪蒸于外, 故热汗自出, 热邪灼于胃中, 耗伤津液, 故渴欲饮水, 邪盛而实故脉滑。可是邪仍在经, 故兼滑, 阳明属胃, 外主肌肉, 虽有热而未成实, 始终不是苦寒之药所能治, 故用石膏辛寒, 辛能解肌表之热, 寒能胜火, 而寒性沉降, 辛能在外而擅内外之能, 故用以为君。知母苦润, 苦能泻火, 润以滋燥, 故以为臣, 一方面助石膏清肺胃之热, 又能借苦寒润燥以滋阴。用甘草、粳米既能调和于中宫, 益胃护津, 且能土中泻火, 作甘稼穡, 又可防大寒伤中之偏, 因此寒剂得以缓其寒, 苦药得之平其苦, 共为佐使, 故用大寒之品而无损伤脾胃之忧, 四味药煮汤入胃, 输脾归肺, 因而水津四布而解大热。

从方剂分析可见, 白虎汤并无清热生津之功。但后世部分医家认为白虎汤为清热生津之剂, 经查阅, 认为白虎汤具有清热生津功能的书籍和教材有: 《伤寒论汤证治》^[2] 等。如仔细对照经文, 细析方药, 结合实际, 则可见其中谬误。察《伤寒论释义》之阳明经证^[1], 其大热为必有之证, 而烦渴之证则为热盛津伤后之所现之象, 其治疗当随热盛与津伤的程度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办法。在《伤寒论释义》白虎汤证原文中, 未见口渴、烦渴、大烦渴等津伤之描述, 仅以里有热, 若自汗出者, 脉滑或浮滑为辨证主证, 可见热盛而津伤不显但清其热罢了。何有生津之意? 如《伤寒论释义》中第 168 条: 伤寒若吐若下后, 七八日不解, 热结在里, 表里俱热, 时时恶风, 大渴, 舌上干燥而烦, 欲饮水数升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

之^[1]。此条是由于吐下不得法, 病延七八日不解, 以致内热炽盛, 表里俱热, 消耗津液, 见舌上干燥、大渴, 欲饮水数升等证。既然津液损伤, 已出现舌干燥、大渴之症, 必然需要清热生津, 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才能解决问题。由此可见, 白虎汤不具备清热生津的作用。再有《伤寒论释义》中第 169 条: “伤寒无大热, 口燥渴, 心烦, 背微恶寒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1]。按白虎汤证, 本应表里俱热, 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今身无大热, 背微恶寒, 这是因为汗出太多而伤津液, 加之腠理开疏, 故背微恶寒。表热虽不壮, 里热却依然炽盛, 造成津液更伤, 故有口燥渴, 心烦之证, 故用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此又可见白虎汤不具有清热生津之功。再看《伤寒论释义》中第 170 条: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 其表不解, 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 无表证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1] 此条在前头告诫: “伤寒脉浮, 发热无汗, 其表不解。”本是麻黄汤证, 当然不可与白虎汤。原因是此条后面特别提到: “渴欲饮水, 无表证者。”津液未伤, 口不渴饮水, 既见渴欲饮水, 可见津液已伤, 无表证则区别于表证之口渴, 才用白虎加人参汤, 在此难道还能认为白虎汤具有清热生津的功能吗? 最后再看《伤寒论释义》中第 176 条: “伤寒脉浮滑, 此表有热, 里有寒, 白虎汤主之。”^[1] 此条中的“寒”字, 据当“邪”字解, 也是指热。若是真是“寒”就不是白虎汤证了。此条的中心意思是指伤寒太阳经证已完, 邪传阳明, 表现为表里俱热, 而未到胃实之病, 未伤及津液, 不见烦渴引饮之证, 才用白虎汤治之, 而不用白虎加入参生津。此处也更说明白虎汤确实没有具备清热生津的作用。

综上所述, 结合原文, 可以明确看出, 仲景用白虎汤的本意是除阳明大热, 而用白虎加入参汤是主治阳明大热, 大烦渴并见之方。如果说未见烦渴而用白虎汤, 这不是将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的主治功用混为一谈吗? 显然有悖于仲景原意, 但如必待烦渴之证出现才用白虎汤, 那就会贻误病机。即使待清热之后而津自复, 也不是短时间内的事了。本已到大烦渴之极地, 待遇津液恢复到大烦渴自除, (下转第 64 页)

(上接第 62 页)

更不知要到何时了。要知道,白虎汤是以辛甘大寒之石膏,配甘寒之知母,以清阳明独盛之热,再配甘草、粳米调中护胃,共成辛寒清热之剂。虽说石膏系清热泻火,除烦止渴之品,此止渴并非生津之功,而是借石膏之清热以保津,而知母润能生津,但仅是同类药中有相对的偏润作用,并非是绝对的润能生津。如果过分地依赖此相对的偏润之功消除阳明证的大烦渴,岂不误事?或者说该方是“甘寒生津”,岂不知甘寒生津指的是增液汤之类。如真按甘寒生津之说,那性味甘寒的车前仁、桑白皮、番泻叶也能生津止渴吗?所以,清热生津之功用在白虎汤是治阳明大烦渴的提法与仲景原意是不相符的,用于指导临床也是不利的。

真正能清热生津的就是白虎加人参汤,方中是以白虎汤清热,人参生津补气并行,共成清热益气之剂,但人们只认为人参益气,殊不知人参又善于生津滋阴。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认为“人参补五脏、安精神……止消渴……止渴生津液”^[3]。冉先德《中华药海》谓:“人参生津止渴……”^[4]由此可见仲景用人参的良苦用心,实在于救津液。如尤怡《伤寒贯珠集》73条说:“伤寒若吐若下后……故既以白虎汤清热,必加人参清热生津”^[5]再次可见仲景之用人参,并非专在益气,实重在生津,在仲景原著《伤寒论》113方中,用人参的只有17方,如新加汤、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炙甘草汤都是在因汗吐下后,亡其阴津而用之。

白虎加人参汤和白虎合生津之品,治疗阳明热盛津伤之医案,不可胜举。经查阅的古今名医医案中,于阳明经之大热、烦渴之证,纯以白虎汤不加生津之品施治的仅在《续名医类案》中有一例^[6]。由此可见,白虎汤善清阳明之热而无生津止渴之功,主治阳明气分热盛而津伤不显之大热不渴者,早已被历代先贤所共识,而后世部分医家学者所概括的白虎汤所治的“四大证”就未免欠妥了。欲除“四大证”,当择白虎加人参汤或白虎加生津之品,方能清热生津而不误,反之,轻则延误病机,重则伤及患者。在此值得一辩,提醒临床应用不可不慎,提醒教学之用不可误人子弟。

参考文献:

- [1] 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教研组. 伤寒论释义[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129~ 131.
- [2] 季文瑞. 伤寒论证治[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1988. 262.
- [3] 李时珍. 白话全图附方珍藏本《本草纲目》[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8. 59.
- [4] 冉先德. 全新修订经典版《中华药海》[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1997. 59.
- [5] 清, 尤在经. 伤寒贯珠集[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58. 101.
- [6] 魏之秀. 续名医类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101.